

央视《对话》栏目深度访谈—— 钟睺眈:我的“另类”商业哲学

编者按 8月10日晚,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钟睺眈接受央视财经频道《对话》栏目专访,回应了首富、网络非议、纯净水选择以及接班人等诸多话题,本报今日予以转载。

主持人:农夫山泉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明星品牌,我相信很多人对它都非常熟悉。但是如果提到农夫山泉的创始人,您是不是脑子里一片空白?他是谁?他长什么样?他做了什么事?可能因为它的创始人太低调了,平时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,所以他身上总有一种神秘感,因此人们也给他贴上了这样或者那样的标签。不过今天我们特地要把他请到《对话》节目的现场,让他来对这些标签一辨真伪,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睺眈先生,有请。

钟睺眈:我们俩上一次在节目当中握手是2005年,这一下二十年的时间就过去了。

主持人:其实这二十年的时间当中,我还是很注意去看你的一些动向,但往往也让我很痛苦,搜来搜去也不知道钟先生在干什么,你自己觉得这二十年来你变化最大的是什么?

钟睺眈:白头发,白头发很多了。我认为知识面还是拓宽了,以前很多不懂的东西,通过这二十年踩了很多坑,那些坑实际上都是有价值的,人生的丰富性是坑一个一个踩出来的,大家不要觉得不踩坑,我不犯错误,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。

主持人:所有的经历其实都是财富。

钟睺眈:对。

首富怎么看待财富

主持人:在您的身上一个绕不过去的光环也跟财富有关,来,我们看看第一个标签。

主持人:我在上节目之前查了一下,说我们钟先生今年(2024年)3月25日第四次上榜,然后在你的名字后面写了4500亿身家,我的天,又一次成为了中国首富。如果是我们现场的各位,有一天说中国首富,后面跟了你自己的名字,你会很开心对不对?开心的请举手一下,来,我看到大多数人还是开心的,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的表情。

钟睺眈:我过我的日子,我没变化,我没有觉得让我人生当中有什么改变。

主持人: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光环,对于一个尤其是做企业的人,你说创造了那么多的财富,把自己打造成了首富,这也是很厉害的。

钟睺眈:如果从财富本身来说,我们应该看到这种财富是消费者或者是市场,对一个企业家的一种褒奖。但是这个首富说句老实话,在我们这个国家是有负面性的。

主持人:怎么讲呢?

钟睺眈:因为我们从农业的文明一步步跨到了工业文明,所以中间这三百年或者四百年,我们缩短到了三十年、四十年,但这个过程当中的启蒙,对财富或者财富的认识,财富是一种什么样的含义、责任、价值、行为都是没有充分的诠释的。

主持人:对于这样看首富的负面眼光,您会觉得委屈吗?

钟睺眈:我觉得不委屈,它一切都是存在。

钟睺眈:我现在觉得尤其这一次网络风暴,它毕竟是一种风暴,让我重新思考,我真的是重新去思考,我认为首富的责任在哪里?首富是有责任的,因为东西对你的要求不一样了,所以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以前做很多利他的事情,但是我脑子里面如果想着善救人

见,那就不是一种真善,你如果做好事为了让他人知道,看见,那就不行,那你就虚伪。

钟睺眈:但是到了首富以后,首先对我的批评是来自24000瓶水,那24000瓶水说起来是一种我们的制度设计。实际上是在汶川地震的过程当中,我们把水运到了成都,但成都交通枢纽全部瘫痪,如果要第一时间把水送到救灾现场,必须有授权。所以我们就在制度上设定了,任何时候只要有公众危机,那么把这个送水的权力下放给每个大区。然后各个大区后来走了这一条以后又进了一步,下放到办事处和经销商,1000箱下放到各个经销商,1000箱就是24000瓶。虽然这个制度设计本来是一个好的东西,但是在网络争议的过程当中也被拉出来,作为一个首富的诟病。我认为大家是不了解我们的制度。

主持人:存在都是合理的。

钟睺眈:存在有些合理,有些不合理,但不合理的那些,你必须要去努力,去让它变成合理。

首富到底“水不水”

主持人:您说到对首富有一些负面的评价我也想到了一条,有人说从全世界来看,美国的首富人家是造火箭的,中国的首富是卖水的,所以就比较“水”。

钟睺眈:我觉得这句话也很中肯。

主持人:中肯,我觉得很很。

钟睺眈:我就是卖水的,我就是比较“水”,因为我如果不“水”,那这个“水”就不成为水。美国的首富埃隆·马斯克,我看过他的传记,我认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,是一个天才型的企业家,同时我们两个人的对比有非常的不一样,我想我25岁在干什么?我读了四年小学,做了十七年的农民,就这么点经历。埃隆·马斯克24岁的时候,已经是斯坦福大学博士在读,但他博士也没读完他就下海了,他去做他的理想的事业,这个是两个人作为社会评价来说不能比拟的。但是同样是首富,这个社会是可以比较的,因为财富本身它是有社会责任的。

主持人:他(首富)是应该来回报更多的。

钟睺眈:同样是回报,它有很多不一样的方式。埃隆·马斯克走的那条路就是创造科技的边界,但我的经历就是个农民,我的经历更多的我会去想农民,我说我的知识范围当中我可以做的事情。马斯克虽然他做得非常惊天动地,我是没有那么伟大。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企业家,我有自己的自豪感,我解决了美国人没有解决的问题,我能贡献的,所以我也会(为)自己自豪。

钟睺眈:马斯克做了这些惊天动地的事情,我没有那么惊天动地,但是我也做了一些适合我做的事情。我本身就是农民,所以我对农民是有特殊感情的,所以我对农民是有特殊感情的,我解决了美国人没有解决的问题,我能贡献的,所以我也会(为)自己自豪。

主持人:在你的知识范围和结构当中把它做到最好,这是你所理解的首富的责任之一,对吧?

钟睺眈:我认为首富他的财富责任当中的范围,首先要包含有范围而且具体的,可执行的利他主义,这个是必须的,所以我们来评价一个“富”字,它是一种社会,是一种善的成分,你要引导它、褒奖它、鼓励它去成为一种善的力量。

主持人:(其实是)成为一种潮流。

钟睺眈:潮流我也不敢说,因为它不可能让那么多人快速致富,像我这种人是幸运者,非常幸运的幸运者,就



发现了那个机会,上了那个时代的那条船。

主持人:我们调查一下,当一个成为首富的机会摆在自己面前的时候,你会非常渴望地去抓住它吗?

钟睺眈:我不会。我觉得承受争议和流量和压力,其实是一件特别考验人、特别有难度的事情,对于普通人来讲。

钟睺眈:我觉得这个小伙子说得特别对,因为这个压力来说,它是无形当中的,然后你的一举一动也就成为一种任何的时候都是聚光灯下的。

主持人:这种感觉很舒服是吗?

钟睺眈:失去自由,因为自由是非常重要的,尤其像我这样的人,我希望有一个私人空间。

主持人:你抗拒它、你不喜欢它的原因,除了刚才提到的不喜欢被过度关注之外,是不是还有一个所谓的魔咒。有人说首富好像是一个高危字眼。

钟睺眈:我是对自己的结局非常有信心的,第一个白手起家,干干净净,每一块钱都是干净的,(这是)第一个;第二个我照章纳税;第三个上下游供应商你可以去调查,钟睺眈对上下游供应商的留利;第四个对员工的福利,员工的待遇,当然我还有努力的空间,但是就

我目前的水平来说,我认为对自己是满意的。

“顶流”怎么看待流量

主持人:当我们进入到了今天互联网时代的时候,我们接下来的标签可能和这部分内容有关,我们看一下这个标签,出现了流量。

主持人:您现在其实也是流量当中的一员,甚至有人说你不是一般的流量担当,您是顶流。

钟睺眈:我不觉得是自己有那种能力,因为我不是一个经常发声的人,所以我在看流量的时候我在观察。如果“流量”这个词它带的信息没有责任人,也就是流量在舆论的环境下不承担法律责任,那流量一定是种恶。流量本身就是水当中来的一个概念。像水一样,李冰父子在都江堰因势利导,那李冰父子的心中是什么?我要让这个水行善。但如果这个流量让有一些带有私人目的,或者为了获取金钱,用科技手段利用人性的弱点,故意做流量势能,进行大规模的无序的网络,那种水龙头一样的,到了一定程度就是有它的破坏性。

主持人:就是所谓的水军。

钟睺眈:水军是其中的一个,但更重要的是掌握水军的算法,那个恶更大。

主持人:听起来应该是您也被流量所伤。

钟睺眈:我欣赏流量,我欣然接受,因为你有时间,但这个时间过程当中,到真相真正出现,伪真相被洗刷,那个时候社会蒙受了巨大的压力。

主持人:很多时候您会不会觉得有些困惑,更多的人愿意接受他第一时间接触到的所谓的真相,其实那是伪真相。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真正的真相出来了,但是大家已经没有心情去接受它了,大家脑海当中记的是之前的。

钟睺眈:所以法律是要迅速地采取行动,李冰父子如果等成都平原淹了他再来修都江堰,那不就前功尽弃了。

主持人:那个时候从善如流也只能是一种空想了。

钟睺眈:对,在流量面前他应该来说有法律的底线。

主持人:您愿意聊一聊您经历过的某一次这种来自于网络上的非议吗?

钟睺眈:网络上的攻击我认为让它去攻击吧,就是这样,我估计现在这一次给我加上在网络上污名化洗不干净,随它去吧。

主持人:您是一种无奈的放弃吗?

钟睺眈:不是,我做我的事情。

主持人:不理它?

钟睺眈:我有自己心里的理想,因为最后天一定是要亮的,但就是亮得晚了一点,只要我能坚持到天亮,因为很多人坚持不到天亮,他跳楼了,但是我行。

主持人:我要看到真相出现的那一天。

钟睺眈:对,那一定会出现的,但是速度没有那么快,所以很多人说真理不会缺席,它就迟到了,但迟到就是一种伤害,一种损失,真理是不能迟到的。

翁祥(经销商):我做农夫山泉的经销商有二十多年了,你如果想对一个人做好的评价、做公平的评价,你首先要去了解他,他在做什么事情,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讲,产品就是他的人品,如果你没有好的产品,从我们企业的角度来说何谈人品。

主持人:他们都义愤填膺,钟先生您当时是不是也是处在这样的心境当中?

钟睺眈:对,但是我是有时候愤怒一下,但是我是情绪型,很快(就过去了)。

主持人:调试过去了。

钟睺眈:对,我照样睡觉,照样吃饭,照样上班。

主持人:那您心真大。

钟睺眈:有时候很气愤一下,有时候(认为你净)胡说八道,真是胡说八道,如果有一点是真实的,我就笑纳。你几乎全是胡说八道,我本身做过新闻(工作),新闻也是我的第一个专业。

主持人:真是新闻的第一要义。

钟睺眈:对,我觉得网络怎么可以这样,它没有逻辑了吗,它把简单的逻辑完全去掉时间、去掉环境,然后来呈现。加上很多不明真相(的人),他不知道,他天天知道这个人有那么坏,又是个首富,想象这个首富本来获得这个金钱就有原罪。

主持人:我相信正像刚才说的,当这些屏幕背后的人发出这些字的时候,他其实是不认识你,也不了解你的。今天你愿意给这些“键盘侠”们说点什么吗?

钟睺眈:我觉得“键盘侠”的存在本身也是一种话语权,你对这种话语权首先要承担伦理的责任。第二个你还要承担道德的责任,因为这是为你自己好,你学会了去探求一个事物的真相的时候,你本身就是一种人生阅历的进步,所以你要去做好事情,对他有益,对社会有益的事情,整个社会向上,你也就向上,整个社会向下,你一定会被带下去。

钟睺眈:我认为如果这个年轻人都泡在这个(网络)上面,我是不认同的,我认为年轻是非常、非常需要去动手,各种各样的动手,因为你年纪轻的时候不去学习,你关在一个小屋子里,你对生命是一种浪费,但是我们这个社会有没有能力去创造那么多机会?

主持人:让年轻人去学习。

钟睺眈:让年轻人去实践、动手,去见识,我认为(作为)一个年轻人,宽度比深度更重要,他需要各种各样见识,就是传统讲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我们不能在小屋子里接受别人的思想,全是(别人)嚼过的馍。

主持人:尤其是当这个小屋子是一个信息茧房的时候,那其实影响更大。

钟睺眈:说句老实话我认为,你每天花一个小时(在网络上),那是适度的,超过一个小时,我认为就是不适度,因为时间是有限的。